

解民主派困局的「藍海策略」

三十會／王兼揚 2008年2月12日《信報財經新聞》 P13時事評論 3OSGROUP

人大常委發表的「最早二〇一七／二〇二〇」時間表，令民主派陷入兩難局面。接受「時間表」，等於放棄多年來要求的「盡快普選」（雖然也已由〇七一〇八退到二〇一二）；不接受，則極可能負上拉倒二〇一七／二〇二〇的罪名。

近期民意調查顯示香港人（無論心甘情願、或無可奈何地）認為人大開出的時間表可以接受；筆者最近參加的一個年輕專業人士政制發展的討論會，發現不少參加者的看法與這些民調結果大底吻合。一月中的堅持二〇一二大遊行有二萬人參加，人數倒不算太少，但跟二〇〇三和〇四甚至〇五年底的大遊行，卻又大有距離。

在港爭取民主最舒服

有人說，在香港爭取民主算是最舒服的了，絕食不需超過二十四小時；坐牢的絕無僅有，有的也只是三幾個星期；無功而還，也不用請辭以謝天下；「拋頭顱灑熱血」更不消說。北京也看穿了民主派沒什麼抗爭板斧，也缺乏決心。民主派以往的唯一皇牌是群眾，但要再發動幾十萬人上街，談何容易？

沒法抗爭下去，妥協又如何？民主派向來依賴「爭取普選」這單一議題突出形象，一旦接受中央開出的時間表和遊戲規則，在其他政治議題上的立場，跟民建聯的分別其實十分有限。

民主派常稱民建聯為保皇黨，但面對「反對派」這標籤時，卻又強調在立法會九成表決都支持政府；在民生議題上，民主派立場更往往跟民建聯／工聯會同出一轍。反而民建聯擁有豐厚資源優勢，地區工作佔盡上風，而且號稱能「跟中央溝通」，對講求實際的香港人，這些強項俱十分受落。

民主派如不在此關口上找尋新出路，很可能就此被邊緣化。

爲了繼續站穩政治上的道德高地，向多年來的支持者交代，民主派似乎唯一負責任的選擇，是「大佬」們退下火線，承認抗爭失敗，由所謂第二梯隊上陣，這樣做起碼可以保住政治上的名節，也爲生力軍提供上位機會。不過單靠政治表態，策略上沒有根本的改變，還是不足以力挽狂瀾。正如商場上常有品牌改裝（re-branding），但若不配合商品的改良，消費者必定看穿把戲。

政策研究長期受忽略

「三十會」何建宗日前發表「做關鍵少數 民主派的出路」一文，建議民主派把握加入建制增取經驗和發揮影響力的機會，讓第二梯隊上位，及爭取主動推出二〇一七前的「中途站」方案。筆者認同之餘，認為民主派更開拓更廣闊的出路，放棄政治議題主導，回歸一般政黨的正業，提升議政水平，提出具份量的政策建議。

政策研究以往長期遭忽略，民主派領袖也私下表示，幾十頁的政綱相信沒有幾個選民讀過。無疑這是「雞蛋與雞」的問題，因為缺乏執政機會，不值得投資在政策研究，也沒法籌集和動員一般外國主要政黨所享有的資源。在可見將來，只要北京繼續抗拒香港發展政黨政治，此局限仍難以突破；但就算資源不足，選擇重要政策搞一些商議式政治（Deliberative Politics）討論會所費有限，每年也可集中推出一兩國具深度的政策研究和建議，貴精不貴多，慢慢建立新品牌。正因為高質素政策研究目前仍是乏人問津的「藍海」，先行者大有機會進佔市場領導地位。

非驢非馬兩面不討好

品牌改裝更需配合定位的檢討（re-positioning）。自由黨未必是大部分市民的心頭好，但旗幟鮮明是經濟上的右派；新興的社會民主連線，則自稱是「貨真價實的左派」。反而民主黨和公民黨與選民的形象，除了一向的「爭取普選」外，似乎是既草根亦中產，企圖左右逢源，實則非驢非馬，兩面不討好。面對採取類似定位但擁有資源優勢的民建聯，自然處於下風。民主派必須盡快「找尋真我」（soul-searching），以清晰定位作議政問政的出發點。

放棄普選時間表上的堅持，這個「民主」旗號豈不需要更換？那又不必。近年眾多民間團體興起，爭取政府開放政策制定過程，提高公民參與，由城市規劃、環境保護、扶貧福利到教育政策，在在都是爭取「政策民主化」的機會。這些民間團體，不乏學者專家、專業人士和年輕後進，他們的能力和魄力，配合民主派在議會內和輿論上的影響力，理應相得益彰。

在政策層面爭取民主，對香港人的意義絕不遜政制民主化。